

窗外风正怒吼着，但经过铝制框架内用硅胶密封的三层玻璃一隔，这怒吼声便化作了细微而柔和的沙沙声，轻柔而幽远。狂风摇曳着那些生长在丑陋的红砖公寓之间的枫树枝。屋内几乎一片漆黑，唯一的光源来自壁炉和电视。保罗瘫坐在扶手椅上，伸出的双腿靠在另一把椅子上。他打起了盹。带有节目单的报纸从他手中滑落到了地板上，电视遥控器从他衬衫的口袋里探了出来。绷紧的面料碰到了某些按钮，但遥控器是对着天花板的。地板在吱吱作响。

保罗醒来了。已经五天过去了，上周五晚上他所经历的事情已经在他的记忆中变得零碎。他睁开眼睛，随意地扫视着房间。他感觉有人趴在地毯上。就像那个时候，有人趴在一块价值七千新兹罗提的波斯地毯上一样。保罗立马从扶手椅上跳起来，把手伸到背后。他的手紧握住左轮手枪的枪托，啪的一声摘除保险并瞄准，但那里空无一人。在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的时候，遥控器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砸到了地板上。

“嘿，你！”声音从身侧传来。“我在对你说话。”

他转过身，开了三枪。电视机遭受了致命的攻击，在发出了奇怪的声响后，爆炸了。保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随后茫然地注视着散落在地板上的电视残骸和满是玻璃碎片的地面。

“该死的！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保罗只是拔下了插头，就匆忙地跑到零层，停在了门边。

“谁啊？”他问道。

“警察。”他听到了回答。“请开门。”